



派克墨水

于晓东

福山有句老话：七分家什，三分艺，是说创作工具、文具的优劣直接影响创作成果。文学创作也是一样，好的文具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优质作品的产生。

家中书柜里摆放着一个派克墨水瓶，虽已无墨水，可晶莹剔透的白玻璃瓶身、光亮的黑色塑料瓶盖、古典的商标贴纸，加上优美的造型，彰显出文化气息，像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。正是这个派克墨水瓶，给了我许多文学写作的灵感。

三十多年前，儿时的我刚练习钢笔字，免不了带来墨水污染，难以清洗干净。尤其是黑色的碳素墨水，经常堵笔，十分不易清理，这使得写字成了一件烦心的事。

1988年的一天，父亲带我去逛福山百货大楼，经过文具柜台时，父亲看着柜台里各式各样的墨水，询问售货员是否有能用水洗掉墨迹的钢笔墨水。售货员从柜台里拿出一瓶墨水，介绍说：

“今年刚到了一款进口的派克墨水，不堵笔，笔迹还能洗掉。”这是福山百货大楼第一次卖派克墨水，只是价格贵了些，一瓶要8元钱。父亲听过价格，沉思了片刻，最终给我买了一瓶。当时他的月工资也就百元左右，一瓶墨水8元钱，着实是贵了。但“不堵笔、洗得掉”的墨水，还是让人颇感新奇。

因为珍惜，这瓶派克墨水我用了好多年，书写顺滑，再也没遇到堵笔的烦恼，而且是速干，不易涂抹污染。有了良好的书写体验，灵感随之而来。青少年时，用这瓶墨水，我练习书法、写作文投稿。出于好奇，探索、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墨水方面的知识，也了解到了与派克墨水相关的名人名作和历史故事，受益匪浅。

派克墨水之所以“能洗干净、不堵笔”，原因很简单，它是一款颜料型墨水，不同于传统的碳素墨水附着力强，所以易于清洗，也不会沉淀在笔管内。时至今日，这

已经不再稀奇了。

派克墨水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许多重要的条约都有派克墨水的墨迹。派克墨水更是中外文化大家的创作神器，是文化人得心应手的家什。如著名作家柯南·道尔用派克墨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；林语堂用派克墨水写作了《京华烟云》；丰子恺用派克墨水从事日常写作；著名学者梁思成、林徽因用派克墨水画出了大量古建筑图纸。

以这些文化名人使用墨水的轶事作为切入点，我开始了解、研究他们的作品和写作经历，汲取知识，得到启迪。正因如此，我第一次尝试阅读了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第一次翻开了《京华烟云》……这也算是爱屋及乌吧。

这瓶黑色的派克墨水，耗尽了最后一滴墨，呈现出多彩的世界。一瓶小小的派克墨水，真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啊！

暖冬

慕然

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轻轻洒在我的脸颊上。我习惯性地倚靠在窗边，目光投向窗外的世界。窗外，人们相互扶持、依偎，抵御着寒风的侵袭，两位老人因寒风刺骨而耸肩缩颈。几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年正试探着池塘里的冰层。这个池塘并不深，夏日时分，水也仅能没过脚踝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伸出脚，轻触冰面，见池塘早已冰封，便在冰面上尽情嬉戏。

自幼时起，我便对寒冷有着难言的畏惧，童年那些有关冬季的记忆，即便是大棉袄、二棉裤，也无法完全抵御那穿透骨髓的寒意。每天上学放学的路途，每一步都像是在与寒风的较量。在呼啸的北风中，我紧缩着身子，试图从厚重的衣物中汲取一丝温暖。然而，无情的冷风总是无孔不入，穿透层层防线，直抵肌肤，让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冰霜的刺痛。那些年，随着冬天的脚步临近，我的脑海中便会不自觉地回荡起节气歌的旋律——“冬雪雪冬小大寒”；总是会掰着冻得发红的指头，一天天数着日子，盼着寒假的临近。

寒假，对我而言意味着可以蜷缩在家中的火炉旁，像大部分北方人一样，几天不用出门。清晨，当我拉开窗帘，玻璃上每日都在变幻的冰花让我着

迷。我伸出手指，轻轻地在冰花上滑动，指尖划过，留下的是晶莹的水珠，它们透亮而纯净，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之后，我便会趴在窗台上，看着路上慢慢移动的行人，嬉闹的孩童从门前跑过。

工作后，一入冬，我们换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将私家车的暖风开足，那些关于童年冬天的寒冷记忆，一度在脑海深处冰封。后来，为了方便孩子上学，我们搬到了离单位仅一公里远的小区，开车上下班似乎并不适宜，电瓶车成了首选。只是冬天里，寂寂清风，瑟瑟雪落，再次让我体会到寒冷的滋味。

早起，发现妻子准备的粥还热着，吃过后身心温暖了许多。下楼寻找昨日停放在楼下的电瓶车，却发现被一辆覆盖着防风被的车辆取代了。我掏出手机正打算问妻子，却瞥见屏幕上闪出一条信息：“电动车刚给你加了防风被，这样暖和。”是妻子早晨发来的，我这才意识到，那覆盖着防风被的电瓶车就是我的。

骑上电瓶车，脚下的飞沙与枯叶簌簌作响，防风被虽然被风吹得微微扬起，却紧紧地包裹着我的双腿。寒风凛冽中，我更加珍惜那些温暖我的人，这种温情可以抵御严寒，静待春归。

书香阳台

林春江

从东到西，约三米；从南往北，约一米，三平方米大小的阳台，巴掌大的一块地方，有花、有书，可以望远、可以品茶，可以小憩，推拉门一关，悠悠然似自我放逐的香格里拉。

阳台东侧，放置着两盆鲜花，一盆虎皮兰、一盆四季桂，一盆阳刚、一盆柔媚。虎皮兰遒劲挺直，刚买来时还没有栏杆高，如今蹿得老高，墨绿的叶片，细长而高挺，边缘泛着一溜儿淡黄色，顶儿尖尖，摸上去，坚韧粗硬。它长得高了，我用蓝绳轻轻地捆扎，它奋力撑开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四季桂碧绿的叶片，枝叶旁逸斜出，淡红色的树皮微微泛出一点青色，不声不响地俏立，静静地潜滋暗长。它婉约，恬静，娇弱，从不惹人注意，直到某个晨曦微明的清早，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，抚栏远眺，不经意间一股异香扑鼻，方知桂花开放了。

最喜欢的是小小阳台的西侧，我设计了一个立式书架。五层书架的下方，是一个别致的电脑桌。在书架顶层，摆放着一盆吊兰，细长葱绿的叶子，悬垂下来，参差披拂，摇曳生姿，给这一架书籍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一本本书籍，群蚁排衙，高低参差，从《诗经》到《道德经》，从《边城》到《文化苦旅》，从《复活》到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从《穆斯林的葬礼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书籍不多，仅有二三百册，却是我精神的栖息地，心灵停泊的港湾。

站在书架前，仿若面对一个睿智的长者，总是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。一缕夕阳，斜射在拥挤挨挨的书籍上，一小壶龙井散发出淡淡清香。随意抽出一本《那些无言的忧伤》，细细翻阅，茶香与鲜活跳跃的方块字逸出的书香混合，氤氲弥散。那或优美或朴实或隽秀的文字，折射出的

或深邃或厚重或新颖的思想，反映出的真知灼见和理想信念，以及社会真相人性本色，深深震撼、触动、感染着我。也许，每个人的精神家园，都需要在书海中构建，在与智者的心灵对话中得以提升完善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我的心灵是最安静的，也是最放松惬意的。

读累了，凭栏远眺，东方山是眉峰聚，水是眼波横。群山连绵起伏，迤迤而沉静，映衬着天空愈发辽阔，愈发湛蓝。山脚下的村庄，错落有致，梧桐树和白杨点缀其中，青砖红瓦，交相辉映。

阴霾的天气里，我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书，偶尔看一眼楼下来往的行人，内心淡然丰盈；明媚的日子里，嗅着清幽的芳香，远观山水，近看葳蕤，得以安放漂泊的灵魂。在若有若无的书香中，在方寸之地慢慢读懂人生，领略生活的真谛。

雪花

姜德照

雪轻扬，无声地拍打车窗，漫飞的雪花模糊了延伸出去的路，雪的恣肆与曼妙成为车和人的背景。

车行在雪的世界里，与飞扬的雪逡巡而行，阴沉的天空把阳光阻挡在乌云之外。车需要安全前行，请丢掉在窗玻璃上贴窗花的美好念头吧。正因为车要不断前行，正因为人要与时间赛跑赶路，我在心底祈祷雪花那些妙美的幻想赶快刹车。

雪粒打在脸上的，是一些破碎的情绪。皮肤与雪粒可能存在某种默契，脸的温度让雪粒瞬间成为蔓延的水，像泪。风刮起来，雪粒就有点儿狂放的肆虐，很快在眼镜片上弥漫成雾，看眼前不太清，看远处更模糊。

人无法拒绝雪的一次次亲近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感受。雪粒打在脸上，让我们不可能不清醒。一点点不如意是人生的宝贵经历，人生需要在深刻的体验中去成长，如此想来，多么罗曼蒂克啊，雪粒好像是在我们的脸上辛勤作诗。

纷纷扬扬的雪花从九霄云外抖落下来，不断盖住裸露树干上倔强昂起的枝条，树的形象开始模糊。雪挂树枝的时间长短不一。温度的骤然变化会让雪不可遏制地落到冬天的大地上，雪挂的美丽成为一种难忘的视觉暂留。

就这一瞬间，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惊艳和莫测，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各种美好都是一种无可复制的浪漫。